金属与血腥混合的气味，是这间囚室里唯一的香氛。补丁又一次从破碎的肢体中凝聚成形。深渊的力量在他血管里流淌，像冰冷的石油，粘稠而永恒，每一次死亡都只是短暂的回溯，紧接着便是意识重组时撕裂般的剧痛。

他刚睁开眼，就看到他。

公路骑士。他的……爱人。

虽然对方此刻，完全不记得他。

公路骑士站在房间中央，那身标志性的机车服上沾染着新鲜的血迹。他手中的工具紧握着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头盔的护目镜下，那双补丁吻过无数次并在其中见过星辰、荒野和温柔爱意的眼睛，此刻只有被强行植入的、焦灼的茫然，以及为了“出去”必须清除障碍的冷酷。

“让开。”公路骑士的声音透过面罩，带着沉闷的回响，失真而陌生。“我必须出去。他在等我。”

“他”。补丁的心脏像被锈钉刺穿，每一次跳动都带来带着铁腥味的抽搐。那个被虚构出来的“爱人”，那个支撑着公路骑士一遍遍举起武器的执念，正是他自己。一个被世界遗忘，被爱人亲手抹去的存在。

“听着，”补丁试图开口，声音因方才的窒息而沙哑，“这里没有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沉重的工具已经带着风声砸下。补丁没有躲。他早已计算过，躲避只会延长这个过程，带来更多无谓的纠缠和对方因挫败而加剧的痛苦。

骨头碎裂的闷响在房间里格外清晰。剧痛如同冰锥刺穿热油，瞬间炸开，视野开始涣散、溶解。在意识被彻底撕碎前的最后刹那，补丁的目光，如同被无形磁石吸附，死死锁在公路骑士的眼中——那片他曾在极乐时刻无数次溺毙其中的温暖水域。

他太熟悉那双眼在情动时的模样了。

那不是诗意的比喻就能概括的。他记得，在身体最深处的节奏与撞击中，在那令人头脑空白的高chao时刻，这双灰蓝色的眼睛会如何彻底失焦，蒙上生理性的水光，迷离得像一场永不醒来的雾。他会俯身，去亲吻那颤抖的眼睑，舔舐掉边缘溢出的咸涩汗与泪，听着耳畔传来压抑不住的、破碎的呜咽与自己的名字。

那些夜晚，汗水浸湿的皮肤紧紧相贴，喘息与心跳交织成唯一的乐曲。他迷恋在他达到顶点的瞬间，用力咬住对方肩头时，耳边传来那一声失控的、带着痛楚与极致欢愉的抽气；更迷恋事后的温存，当激情退潮，身体仍敏感地微微战栗，他会从背后将人整个圈进怀里，鼻尖埋在那汗湿的颈窝，深深地呼吸着只属于他们的、情欲与机油混合的气息。他会用沙哑的嗓音，在对方通红的耳边一遍遍低语，是xia流的爱语，也是郑重的承诺，热气喷洒在敏感的皮肤上，引来一阵无意识的轻颤和更深的依偎。那些时刻，这双眼睛里的锐利会全部融化，只剩下全然的信任、餍足和一种几乎将他淹没的、沉甸甸的爱意。

他指尖记得抚摸过对方脊背时，肌肉绷紧又松弛的触感；嘴唇记得亲吻过每一寸皮肤时，对方从喉咙里滚出的、小兽般的呻吟；耳朵记得那些在极致欢愉时，带着哭腔的、一遍遍的“补丁……我爱你”。

如今，这同一双眼睛，这双曾为他燃烧、为他融化、为他立下最野蛮誓言的眼睛，正清晰地倒映着他此刻濒死的惨状。那里面，曾盛满的爱欲与守护被刮擦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被规则强行灌注的、纯粹的、冰冷的杀意。

“补丁，”他曾抓着他的衣领，额头相抵，呼吸交错，“你永远是我的起点与终点。”

如今，起点被篡改，终点成了永无止境的杀戮轮回。

公路骑士看着地上逐渐冰冷的“怪物”尸体，烦躁地甩了甩工具上的血。心底有个声音在尖叫，在抗拒，但那个“必须出去见爱人”的念头像一道铁箍，牢牢锁住了所有杂念。他转身，寻找出口，一如之前的几十次、几百次。

墙壁光滑如镜，映不出任何希望。

而在他身后，深渊的低语再次汇聚，血肉无声地重塑。补丁靠着墙壁，再次“醒来”。他闭上眼，感受着那份独属于他的、永恒的凌迟。死亡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预知死亡，并且预知行刑者是谁。

又一次。公路骑士发现了他，攻击如期而至。

这一次，在工具挥来的瞬间，补丁猛地抬手，不是格挡，而是用尽所有力气，擦过了公路骑士头盔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卡扣。

“咔哒。”

护目镜弹开了一瞬。

就那一瞬，补丁的目光，像濒死之人抓住浮木，狠狠地撞入那双暴露在空气中的眼睛。

依旧是那片他熟悉的、带着荒野与汽油气息的灰蓝色。可此刻，里面没有爱，没有熟悉，只有被冒犯的怒火和一丝……连本人都未曾察觉的、细微的慌乱。

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，激起的涟漪微不可查，却真实存在。

公路骑士迅速合上护目镜，动作粗暴，仿佛被窥见了什么禁忌。他低吼着，这一次的攻击带着一种莫名的仓促，结束了补丁的这一次“生命”。

补丁在黑暗中笑了，嘴角溢出黑色的、深渊的物质。那短暂的慌乱，是他的星辰在记忆的废墟上，闪烁出的最后一丝微光。

轮回继续。

补丁不再试图用语言唤醒——那只会被当作干扰和欺骗。他开始用身体去“书写”。在某一次被击倒时，他用手蘸着自己的血，在冰冷的地面上画下一个歪歪扭扭的、他们曾一起改装过的机车引擎简图。公路骑士的脚步停顿了一秒。

又一次，他哼起一段破碎的调子，是某个深夜，在废弃加油站，他们一起听过的老歌。公路骑士举起工具的手，微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。

补丁开始放弃所有防御，每一次死亡降临前，他都只是专注地、深深地凝望着那双藏在护目镜后的眼睛。他的目光不再是哀求和痛苦，而是沉淀了无数轮回后的、一种近乎慈悲的、铺天盖地的爱意与悲伤。

你看不见我的容貌，认不出我的声音，但爱是一种烙印，刻在灵魂深处。它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，如锈蚀般穿透所有虚假的记忆，带来真实的、尖锐的刺痛。

公路骑士越来越焦躁。他杀戮的效率在下降。每一次面对这个“不死怪物”，他心脏的抽痛就加剧一分。那双眼睛……那双透过护目镜，始终凝视着他的眼睛，像两枚生锈的钉子，钉在他的意识里，带来一种熟稔到令人心慌的痛楚。

他开始做梦，在短暂休憩的间隙。梦里没有具体面容，只有一片无尽的、闪烁着星光的黑暗，和一双悲伤的、带着锈迹的眼睛，温柔地包裹着他。

“我在找你……”他在梦里喃喃，“等我……”

醒来后，面对的还是这个地狱，和那个必须清除的“障碍”。

终于，在不知道第多少次重生后，补丁靠着墙壁，甚至没有力气站直。连续的死亡与重生，即便有深渊支撑，也开始消耗他某种本源的东西。

公路骑士站在他面前，工具举起，却没有立刻落下。

他死死地盯着补丁，护目镜后的眉头紧锁。胸腔剧烈起伏，像在抵抗某种巨大的压力。那个“必须出去”的指令和心底疯狂滋长的异样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。

补丁抬起头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唯有那双眼睛，依旧亮得惊人，里面翻涌着太过浓烈的情感，几乎要化为实质流淌出来。

他看着他，用口型，无声地，缓慢地，说了三个字。

那正是公路骑士在无数个循环里，对自己虚构的爱人重复过千万遍的承诺。

时间仿佛骤然凝固。

公路骑士举着工具的手臂僵在半空，像一个突然断了线的木偶。所有动作、所有声音，都在这一刻被抽离。他没有嘶吼，没有丢下武器，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，仿佛连呼吸都忘记了。

然后，一种极其细微的、瓷器开裂般的声音，从他喉咙深处溢出来。那不是痛苦的呐喊，而是某种东西在他内部——也许是灵魂，也许是支撑他至今的整个虚构世界——彻底碎裂的声响。

他的视线，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缓慢地、一寸寸地重新聚焦在诺顿脸上。

那些被强行抹去的、带着体温和气味的记忆，并非洪水般冲垮堤坝，而是如同精准的子弹，一颗颗射穿他被规则封锁的意识——

他看见自己用嘴唇亲吻那眼睑上微凉的皮肤；听见自己在情热时一遍遍呼唤“补丁”这个名字时沙哑的嗓音；感受到指尖抚过对方脊背时，那紧绷肌肉下熟悉的骨骼形状；嗅到彼此汗水与机油混合的、只属于他们二人的气息……所有这些碎片，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了眼前这双正望着他、饱含无尽痛苦与爱意的眼睛。

原来，他苦苦寻找、并为此一次次举起屠刀的那个“爱人”，一直就在这里。在他每一次挥下工具时，用这样一双眼睛，沉默地爱着他，承受着他。

这个认知，比任何直接的攻击都更具毁灭性。

他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，不是剧烈的，而是一种从骨髓深处弥漫开来的、细微而持续的震颤。那沉重的工具从他骤然脱力的手中滑落，“哐当”一声砸在地上，这声响仿佛才惊醒了他。

他没有抱头嘶吼，只是踉跄着向前迈了一步，膝盖一软，几乎是跪倒在了补丁面前。他抬起手，指尖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、却又无比恐惧的颤抖，小心翼翼地，描摹着补丁脸颊的轮廓，仿佛在确认一个易碎的幻梦，又似在将失而复得的灵魂烙印回掌心。

他的目光，始终没有离开补丁，仿佛一移开，眼前的人就会再次消失，或者再次变回那个需要被清除的“怪物”。

护目镜被他用另一只手胡乱地、几乎是粗暴地扯下，扔到一边，仿佛那是什么阻碍他看清真相的、可憎的东西。

他需要毫无阻隔地，看进这片他曾经迷失、也曾经找到自我的海域。现在，这片海正在他眼前，因他而干涸，因他而布满风暴过后的死寂。

“补……丁……？”

他嘶哑地、不确定地吐出这个名字，仿佛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灼人的温度。

补丁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，混着血与锈，滴落在公路骑士的手上，滚烫如火。

他等到了，在他被杀死千百次之后。

然而，房间的墙壁，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。冰冷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如同最终审判——

【唯有一方彻底死亡，出口开启。】

记忆复苏的狂喜与规则的冰冷悍然相撞。公路骑士眼中的光，刚从迷雾中挣脱，瞬间被更深的黑暗吞噬。

他找回了爱人，也找回了行刑的刀。

诺顿凝视着他，笑了。那笑容温柔如初吻，残酷如诀别。他牵引着公路骑士颤抖的手，按在自己心口。

“看着我的眼睛，”他轻声说，“送我走。”

“然后，带着它，走出去。”

公路骑士懂了。献祭的，不是爱，而是承载爱的这双眼。

…………

通道开启。

公路骑士俯身，用指尖，最后一次合上那双他称之为海洋的眼眸。然后，他抱起他的爱人，走向门外自由的风。

他没有回头。

他的余生，将成为一座行走的墓碑，铭刻着一场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，永恒的日暮。